

集部

俟菴集卷十四

元　李存　撰

記類

羣木軒記

魏亭劉生震闢一室讀書其間室之外有松有櫧有樟有楓有櫪皆百本高者數尋大者十圍其師顯民楊君題之曰羣木軒他日來徵余記余曰人患乎赤日之烈也而子之軒用以陰人患夫居處之暴露也而子之軒

用以深風之秋也而子之軒先涼露之夕也而子之軒
久潤子之愛於羣木也其以是而已乎曰然曰子徒知
羣木之可愛而未知羣木之可師也夫木之適於用者
松為上櫧次之樟次之楓櫪為下或貴而梁棟巧而雕
斵華而藻繪又或賤而薪櫕棄而灰炭遇蟲而穴得濕
而腐木亦未始樂於貴而悲於賤也貴者亦未始自賢
而賤者亦未始自歉也人咸賴其用而木亦未始德焉
用爽其宜而木亦未始怨焉曰木無知木無情吾子之

為是言也殆亦未極於理乎曰夫木萌於春蕃於夏悴於秋槁於冬亦胡為而然哉是故木非木也人也天也知木則知人矣知人則知天矣然則羣木非吾師乎作

羣木記

清明閣記

夫人之居處也不皆在於安其身亦必求以養其德是故病於湫隘者宜即夫亢爽以自開汨於囂襍者嘗擇夫靜虛以自遣撫之金谿族大而蕃莫若火原之余有

君儀父者獨依其里之東山以屋子曰琇玉復構閣於
旁而詩書賓客焉閣之四面皆高山大林前為深池池
之上佳花美木而自題其楣曰清明蓋取諸戴記清明
在躬之義也他日徵言於僕以記之僕曰遠矣琇玉之
名其閣哉然則果名乎果實乎名則僕也無所於言實
則敢請其所以必也默坐收視不與外物膠而謂之清
明則或類於禪寂者矣必也玩弄雲月侶鸐鶴友鹿麋
放浪形骸之外而謂之清明則又將流為黄冠者矣琇

玉有父母有兄弟有妻子有僕妾外有公上之應酬內有私家之經紀其必擾擾焉憧憧焉於日用之間亦惡乎而清明哉雖然吾嘗聞之上達之士雖視而未始視也雖聽而未始聽也至於言動莫不皆然事物之來如水之止如雲之行無禍福利害得失老少死生窮達之分夫如是斯謂之清明矣故曰心外而求心則不足以得夫心事外而求事亦不足謂之事矣僕之聞斯言也久而有愧於斯言也亦久今琇玉之為名也殆亦有志

於此者因其徵言樂為之道而并識夫僕之愧也琇玉之子曰奎世富足而好禮樂云

重修崇真閣記

崇真閣者撫州金谿縣后居里之后土祠也宋初吾何氏某世祖員外府君由邵武徙居於是有后居之名相傳員外避亂隨兵后車而至事遠莫可考當其時斯里蓋榛莽也歷數世生齒既盛於是始有聚居若市井然建炎間從祖三十六府君始自維揚舊壟祠迎后土之

神歸而祠之祠在市之南凡水旱疾疫禱輒應皇元大
德初祠宇凋零祀事幾息我先人南唐府君復因舊基
而新之中為正殿傍設兩廡外為門門之外豎雙石像
日月左右列之後為閣閣可坐四五十人堊其壁畫星
斗像故號為七星閣館學道之士以洒掃之歲三月十
八日設醮祭遠近至者甚衆率為常由是后居之里往
往物不疵癘而民無札瘥我先人即世祠事日以廢弛
棟宇日以傾欹竊惟后土雖不在國之祀典而是祠者乃

上世之所剏建厥廟宇又先人之所改作豈宜廢墜而弗顧至元戊寅出統鈔若干買其基於族黨施而公之可永為后居不廢之祀既又得族之樂善者某人等議同而力協由是規模粗復其舊既畢衆咸謂是祠之完一足以安神祇次足以慰祖宗宜書於石余謂區區之是舉也政恐不足以紹述先志又奚以刻石為然尚慮吾之宗屬里之居人猶以斯廟為吾家之私業視其廢興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也是宜勒諸石以告來者自

今以往茍有傾毀人得而葺之庶斯祠之不朽云耳

葉真人祠堂記

友人葉行叔曰里之王宗嶺舊有葉君祠君吾祖也以能致風雲雷雨役鬼物事唐玄宗拜鴻臚卿封越國公後為神宗崇寧間錫號真君歲久祠且圮偕從弟克承改築於青山之陽為屋若干楹中祠越國夾以兩室有門有廡嘗聚族謀曰吾葉氏得姓尚矣其散在四方者不可考近自晉蒼梧太守六世而為越國又五世而為

唐信州雄石鎮軍民鎮遏使由雄石至於今凡十五世日析而日遠矣縱吾與若輩不敢忽而忘其若他日何吾欲自高曽而下主而列於東室高曽而上遡而至於蒼梧列諸西室嵗正月三日集祭越國以及於東室其西室禮而不祭貽不忘也可乎衆欣然曰諾吾且入田以贍懼其久而隳也敢請記之余曰祠祭古有法烏可茍曰越國江閩間通祀之顧吾子孫乃不得祠耶祠越國水旱也疾癘也蒼梧雄石以下何為曰祠吾子孫作

也且昔之鎮今貴溪縣是也雄石因家焉是爲貴溪之初祖然則蒼梧於越國先也何以旁室曰祠爲越國作也東西室何以祭不祭曰遠近也高曾而此焉食寢則㢘歟曰從越國於歲始也余於是不能詰從而謝曰子之宗誠賢子孫也余小人不足以及此世固有謾不省其所自出者亦有視同氣如途人者又有崇私積怨操同室之戈者今子之爲不唯興夫尊祖敬宗之心深足以厲爾後之人不唯厲爾後之人亦足以厲夫世之薄

且偷者傳曰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非此之謂歟行叔名必勉克承名繼清為老子法龍虎山中嘗被璽書賜號全德純素通玄法師云

橘隱亭記

信弋陽之南有山曰寶峯廣袤幾百里白雲吐吞瀑泉怒流嘉樹豐草陰翳蔚然與靈山龜阜相峙立俞氏世居其間若隱者士皆高蹈絶俗以明經振其家聲比比而是弱冠時嘗願一遊邈逯今老矣如有所逋負然至正

九年冬俞某以書謂余曰昔吾母年高嗜橘嘗治圃百本爲奉母也親沒而不忍忘其所好因引泉爲池作亭其上存乎吾所思也暇日登臨或琴而茶或觴而吟以燕息賓客焉清碧杜公扁曰橘隱亭名公咸詠歌之敢蘄吾子一言以爲記使後之子孫視斯亭以爲勸余曰記者記也予未即斯亭覩其所制及其所有將焉記諸雖然物不自美因人而彰況篤以孝思秉彜之心不違其親而好事若此寧得已於言乎故夫思之不可以不

慎不然視橘擬封君之富視亭為娛客之計又安知存乎所思也必曰吾視也何以視吾聽也何以聽吾言動也何以言動朝於斯夕於斯飲食必於斯造次必於斯顛沛必於斯如是而思而不忘其初則世之慕其親者孰得而過之余故於橘隱亭記之請重有感焉宜乎後之賢者有所承式其别號竹居清重温文鄉稱善士其子文明春秋尚書禮厥後綿綿繹繹由孝友而致功名者非君之子孫而誰歟

玄一堂記

玄一堂者茆山劉煉師休焉修焉之所者也劉之言曰人於茲世也者其無乃累乎馳而外者其無乃累累乎今夫狠者鷙者砥者蕢者栗焉而踽踽者叫呼而灑頓者紛且錯也吾故於斯焉託也生於斯其為條條乎死於斯其為消消乎是故物靜而年事靜而天吾於斯見玄焉見一焉因以名夫子記諸余曰噫子之為此言也予何為嗇之而無以遂其託也是為記

稼圃堂記

稼圃堂者餘干鍾式時萬曾大父祥叔氏作於宋紹定間以自燕者也歲久而圮其父直翁又更築焉又且圮時萬葺之以完之而請將書於學士虞公而揭之楣他日以書來徵記於余且曰吾聞諸先子曾大父狀貌魁然遇童稚若大賓然其視聽静而端雖獨居必正衣冠今堂也粗不隳敢告一言以詔夫後余嘗造時萬賓客之在坐者濟濟子弟之在列者彬彬琴瑟備張而圖書滿

前櫊有佳卉而檻有竒石也游其塲適冬且晝積秉如墉布穧而落其實擊扑之聲自雞鳴至於夜分因意其曽祖才質之美若可出用於當世者而猶留情於稼圃何其自紹定至於今百有餘年矣自其曽祖至於曽孫亦既四世矣世固有父兄諄諄乎耳提而面命而其子弟若弗聞也者能從於其生而背畔於其死者葢已寡矣今鍾氏之家大於昔者倍子孫衆多於昔者亦倍而於斯堂也更築之葺之求特書之且記之唯恐一日而

失前人名堂之意亦豈非教行於家事不偏廢彌久而彌篤彌衍而彌不匱者如此夫稽之於詩實方實苞實堅實好麻麥幪幪瓜瓞唪唪后稷之稼圃也而七月之作又出於聖人之手率多農圃衣食之言列之於經習之於天下後世用之於朝廷宗廟其誰敢鄙之由是觀之一自天子至於庶人孰不以是為之本歟貽厥孫謀以燕以翼鍾氏之曽孫有焉是為記

散木亭記

龍虎山中道士周君徽之築亭於其後圃繚以崇垣環以明窓古書名畫罍爵鼎爐之屬無所不設將以自宴且以安賓容也而每有取於莊周櫟社之喻之言而扁之曰散木他日以書來命余記余曰莊氏殆亦欲行其所無事而惡夫鑿者耳不得其旨者徒取其糟粕粃糠由是或恣睢放縱壞爛而無所檢束似高而不中似激而非和者之所為也然吾又嘗謂夫衆人之視木梁棟若可貴而薪樵若可賤也然則梁棟吾所以避燥濕寒

暑者薪樵吾日用衣食之所資也未必梁棟可有而薪樵可無也亦何必梁棟之貴而薪樵之賤乎然則孰謂之散孰謂之不散故曰智慧之流是非如戈矛分別則亦無所議說此又莊氏言外之旨也余嘗及識徼之於其山中其神峻以清其氣深以弘其於三教之書無所不覽又嘗從師於窮崖絶壑之端以講夫道德性命之微而復能以其餘力賦詩鼓琴爲大小二篆書不汩汩於俗下不踽踽於方外故余特求夫莊氏之所未

發者而為之記云

鍾氏慕堂記

餘干鍾式時萬葬父母於習泰鄉之清原他日過余而言曰式年十有三而喪父二十有三而喪母顧疾病不能竭其誠葬埋不能究其禮祭祀不能必其享今三十有七矣駸駸乎其衰雖嘗築室於塋域之傍時一洒掃所以備食息風雨者舍是亦安所用吾情乎余歎曰俗之不厚久矣固有朝死其親而夕忘者少隆焉旬朔耳

加隆焉則亦期月而已矣古人云孝子終身慕父母盍扁之曰慕堂然則子亦無徒事於孺慕為也聖門之論孝隨其等衰而發其旨義且子以為親果死乎其精神蓋無不在也子其正爾心敬爾身隆爾師友教爾子孫守爾田廬睦爾鄉黨或出而從事於當世毋瘝厥職而敗乃事夫如是可以弗辱可以全歸吾知子之親必將欣欣然而來享亦豈必春秋朝夕欷歔慘怛一物一念而謂之慕乎時萬拜曰善乎吾子之言也式雖駑下敢

不勉强乎且請書而刻諸堂之右

復琴記

龍虎山中上官鍊師九齡嘗得一琴於蜀人王氏其陰之刻曰秋聲有旣明者爲余言其伯父郢州通判伯堅所收也初郢州以善琴容宋史丞相府會理宗名天下能琴者十人入禁中教宫人琴郢州寶愛之寢處必與俱沒而歸於鍊師鍊師之寶愛猶郢州也其師玄教大宗師吳公久在朝適貴人有好琴者聞秋聲從大宗師

索焉秋聲在江南取未至而先以他琴獻材不下秋聲故得復還他日余游古象山道謁錬師適當秋半之夕錬師為一撫弄真鏗然金石聲且曰吾宿昔亦何意其得此也既得之又何意其未及終吾生而去也既去矣又何意其復來也吾子試為記之若何余嘆曰古今天下之間事事物物亦何莫而非是琴類也且當時作之者吾不知其何人傳而寳愛之者又不知其幾何人而後入於宋之内府而至於王氏以及於師也雖得之而

復似失之既下之而復似上之是皆偶然者也然則舉如是而覰之則吾又將因夫琴而進於理也矣是為記

山樓記

龍虎山中周仲簡之私室獨在其西偏已多得夫古木修篁幽泉奇石之勝而復於其寛隙構小樓焉余他日偶來山中仲舉延登為燒香煮茶凡層樓傑閣之絢麗遠峯近嶂羅列於窓户者不轉盼不移武而盡得之也又他日以書來俾記之余嘆曰仲簡亦既出乎塵褋而

寄於幽勝者矣而又欲求其益幽益勝者而藏息焉非唯惡聲惡色纎芥不接於吾之耳目朝夕讀古人之書其微言奥義或賦詩屬文會於心而發於口者必多於是樓焉得之昔人謂仙人好樓居豈其然乎列仲簡又嘗登華葢浮洞庭求搢紳先生而謁焉飫其議論懐其文章歸而温繹於斯樓之上其進德修業也孰禦是為記

榆原真館記

榆原真館者龍虎山孫公久大之所作也公幼入山為清靜言他日遊其東北之支得深谷長源豐草茂木水石縈護人跡罕至顧而樂之曰吾死其以此為歸乎於是命弟子營之其蜿蜒而豐潤者則虛以為公藏其寬衍者則為屋以守既成而扁其堂曰榆脱榆脱之左曰久軒公往來所燕息也右曰蘭雪齋古書畫器皿所陳也外為門而總額之曰榆原真館云又五年而公卒葬焉至正癸未之秋余登古象山過其徒周徽之於碣石

徽之曰許子及山下莫矣其宿吾榆原乎從之食寢如歸明年夏以書來曰曩宿子榆原者意必有以記之也敢請因嘆曰吾見人之營其墓地者孰不欲美且固久也然既沒後之人或汲汲於其私而累歲不一跡焉甚者貧無行黜其守而奪之利曾不旋踵而瓦礫其屋狐兎其丘者有矣今孫公蓋老者也生而樂於斯死而安於斯夫亦何所芥蔕然而承葺之者唯恐其或弛掃除之者唯恐其不時無以異於公之平日是固出於福德

之餘施亦由其所付託多才而能賢者也

玄真宮記

玄真宮者故宋樞密馬公天驥之第也初公無子一女曰時閏前浙東肅政廉訪司監司黄頭公聘為夫人夫人亦無子黄頭公卒歎曰我於黄頭氏雖無子賴有他室子可以不為其宗憂顧以一身承吾先人顯宦之餘而女子又義於從人不可以繼世縱子他氏繼之勢或不能以永思所以永之者遠經而近宜莫若身為老氏

學為老氏學則士夫良家之女樂從吾遊者即吾徒也即吾徒則必能世世祀吾所自出無隳也且吾聞之老子之學貴於清靜清靜則神完而氣專可以達於神明苟可以達於神明則上為吾君祈天永命次而雩焉禜焉歲時所以從有司為斯民者亦將無不為也於是因第之廳而為禮神之庭堂為集衆之堂穹東之廡而鐘焉嚴外之門而象焉其餘曰庖曰湢或因或革一者不可具舉廩士之田皆因馬氏舊某年間屬有以其事上

聞者皇帝憐嘉其意為降璽書若曰有司徭役其無與凡而器用財賄土田强有力者不得奪特賜令額仍賜時閏號純正守真端静法師提點宫事甲乙住持久之又有以白見皇后榆河者皇后亦復為降旨以鎮撫之壽昌縣尉胡君天祥嘗為僕言且徵記焉嗟乎古今天下事物之不齊者多矣或得於彼則失於此以常情觀之孰不謂馬氏以公侯之貴甲第之華土田之多不能有一子孫保之享之而乃處給乎黄冠羽衣者流豈不

大可感傷而悲歎然使幸而有子孫不幸而其才不能中人則亦未必世為馬氏之物而嚴馬氏之祀矣今而閭里相傳不絶於口者豈不皆曰斯馬氏之所建致也況顧而祀於堂盡馬氏之宗又況山川之靈宜為其學而有成以酬其志為其學而有成以酬其志則冲和之應將被於物而無窮不在其身必在其徒此其為義尤未易以一家世裔之私詡馬而比量之由是觀之則斯宮之建上承君后之命之重夫豈徒哉敬為記之如是

重修柳君廟記

宋寶祐末江南悉内附提刑謝公枋得猶集兵饒之安仁縣軍校張孝忠河南人或曰淮西人總健兒三百人謁麾下公為陳忠義事以獎之孝忠即感泣請留俄而北兵來襲謝公走七閩孝忠領孤軍出戰手刃百餘人馬口中流矢孝忠自刎北兵覆以錦袍惜曰壯士壯士既而孝忠後數著靈異遂配享東廡下嗚呼昔襄圍告急之日士大夫輕去就疑羡世禄之鄉連城之帥往

往望風歘附孝忠特一小校爾非有詩書禮樂之培養非有爵位土田之寵固奮不顧身於不可為之時以報知己以謝公之義正則事之以柳君之靈明則附之雖其資過乎人亦可謂生死知所從者矣宜乎死而神牽聨而得書

俟菴集卷十四

俟菴集卷十五

元　李存　撰

記類

春暉堂記

予嘗浮信溪而下見瀨溪有石屏然而起其上如橋梁中空通而圓有樹葱葱蒨蒨余喜之舟人謂此鄉所謂月岩者以似故名每以不及泊舟一登覽之嘗用不滿於懷他日過貽真宮訪道士徐仲德仲德曰吾有母老

且多疾遂營藏於鄉人所謂月岩之右堂其傍以奉之扁之曰春暉距宮二里而近厥幾可朝莫焉子為記之若何余曰信佳所也是與時吾愛焉而不及即焉者也且君以是而名堂豈非有取於唐孟郊之詩乎郊之詩意謂親恩之罔極猶三春之暉也子心之厚報猶寸草也喻其恩者大而報者小也是豈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感於其言而名諸堂皆孝子仁人之心也然吾見世之為釋老者多矣一去其家外得所游從則或介然於骨肉

之間是固昧於親疎厚薄之義無足道者至勤勤於其師友眷眷於父母兄弟者亦為不少今仲德也既不得不離於膝下又不得致養於宮中卜其宅而堂焉以安之朝往暮來焉以娱之如是則不違於事親不尼於從師亦庻乎兩得之者矣且吾畀時徒以水竹之勝不及一即其所為恨今則又知仲德奉親其閒居室之完器用之具甘滑瀡髓之宜無所不勤愛和愉惋之心必不少懈未能一敬觀之而先之以言是終不满於懐者也

處晦堂記

臨川危君允吉一再以書來曰僕粗守先君子之敝廬有燕息之堂者學士清江揭公以處晦扁之意謂先君子之老適當江南内附之初會有大臣薦之者朝廷凡再聘而憊甚不能行也堂之傍有古松一本其大十圍皮膚若鱗甲有若鬚髮出鱗甲中深黑長數寸而下垂者又有古桂七本各十圍枝葉覆地花時香聞十里吾得徜徉其下旁皆良田四時泉流不竭吾得而耕之今

吾亦豈有肖似於先君子者而敢據是名以為高顧夙夜求所以弗辱焉耳惟執事賜一言以淬厲之若何余曰吾聞之君子之道未嘗一於出與處也惟其時義而已矣逢其時可出而不出固也者懷於安而遠於義也非其時可處而不處褻也者徇於利而近於辱也是皆不可之大者也今吾子為前代縉紳之後論其學則博考其行則脩察其材則通今公卿大夫由經術而出者相望也發策決科豈吾子所不足哉吾恐其不終於處

晦而已矣矧聞其先君子見心先生風骨炯然蓋神仙中人以詩名當時然則君子之澤殆方流而未已也歟至正庚寅春正月作也

應天寺記

餘干州習泰鄉梅港之上有寺焉按郡誌剏宋太平興國間用望氣者言有所厭故額曰應天云建炎初兵火焚蕩盡無碑碣可攷僧義曉者藉施助首構佛殿成頃之智宥智宏正勤繼榮可勝共力而法堂兩廡外門經

藏成又頃之可乆干財闓廣而鐘樓成里鄒某爲鑄鐘
且田舍若干畝文殊寺僧立亦田舍若干畝孫某爲像
觀音於堂復圖刻諸因果故事壁間胡某建聖僧堂亦
田舍及園先是經藏所隘王某移置寛隙飾以金碧取
經錢塘以實焉李某命工作香案堂上他日衆相與謀
曰寺之墩顧經營五十年而粗完不亦難乎且故無土
田今則不饑豈可以弗之記也皆曰然初長沙吳文王
芮有將曰梅鋗亦以功多封侯相傳生此沒葬此故有

姓港而居人至今多梅氏寺因有其專祠至正初同郡彭君其來廵檢鍾方寨逐逋冦於閩道謁祠下謂寺衆曰侯以才智㒷楚漢蹶强秦固見諸史幾二千載而其神猶赫赫如是亦不可弗之紀也衆又皆曰然於是可久造吾廬以請因曰古今天下浮屠之宫𥫔悠久而不廢縱廢而復興不旋踵者何也由其多得山川之勝且世有人焉故也吾聞應天之山自大江之右蜿蜒百里而至左右復多竒石以㒷衛之大溪小澗凝清流瀓長

松高竹掩映空隙其僧自義曉而下凡七八輩皆苦而敏於事故能致君子長者之助如此其盛而廢以備舉可謂有其人然則寺之昌且久也蓋有不待度而前知者矣是為記

否庵記

上官君叔泰築室於家山之陰蓋邇於父母之藏受命於疇昔者也室成鑿池其前清深而魚連山奇石之在數十里外者皆羅列庭戶別築數楹於其西而自扁曰

否菴以燕息賓客焉他日過余請為記之予曰夫名之美者人之所同取非美者人之所同舍否也者塞而不通之義也君獨有取焉何哉君之弱冠也即從學於京師未幾出而主簿常之武進衣之萬載尹太平之舊昌衢之江山皆有惠政民不忍其去今則又調鄱陽之渝川以常情窺之似未始否也豈非以其同時並進者或晝三接而歲九遷而已獨遲回於州縣之間者耶不然則其字曰泰理不常泰否必承之無否而先自否也吾

聞之恬於崇卑利鈍之際而憂深思遠者其惟君子乎若夫中人以下其視也不出於尋丈其聽也不踰於墻壁是以器之本窳者未盈而先覆趨之過疾者欲達而反蹶也禍而後悔害而後懲不亦晚乎今用是以扁其室無乃自寓警戒之道焉嗟乎君之年方艾而未耆服官政之日長也而慎重若此其能他日以功名終者非君其誰是為記

肄華堂記

臨川雲林之山廣袤幾百里傅氏世居其間以明經顯以武斷保鄉里者前後皆有其人其居於白蟮者兄弟三人長梓字元達次煥字元明次魯字元宋甚友愛也能遵其先人之命毋析居異財故自名其堂曰棣華葢取詩常棣首章之言他日來請記於余余諾之數年而不酬忽自念曰言之求無乃欲益聞乎李正卿嘗緣事平江為余言平江有某氏者兄弟三人父母終孟生殖仲應門季幼唯嬉遊不事事二兄詬弗悛且常索酒肉

以飲食其所與遊者久之二兄謀曰季也殆不業乎莫若分而聽其自覆既分季置酒召所與遊者觴而曰吾疇昔盂兄力生殖仲兄持門戶吾無所為故能與諸君遊也今則肩負不能從諸君後矣請由此絕既而生息日滋二兄日𠃧之業歸之者半惻然曰向賴二兄前公私皆給故長我逸我有分以及我令二兄𠃧之若是其復共乎妻愬曰若往遊時若二嫂指及吾面者幾曰家之索必汝夫之由若何復與共不聽聚其宗而焚其券如初

嗚呼孰謂衰俗下甚絶無君子是厚誣也平居以稱度為心者分財而錙銖甚則聽婦於内交讒於外而無不為其人豈不自智視彼平江無乃愚乎傅氏固儒家薫陶講貫之日長宜其賢也彼平江者賤財貴義蓋得於詩書之間耶果出於心自能然也抑所與游者朝夕開迪而誘勸之也嗚呼至誠之道通乎天地合乎鬼神可以擾蛟龍可以蹈水火可以冒鋒鏑或馴虎兕之暴或感木石之頑矧孝友乃其常分或失其人乎哉正卿非

安士物故久矣雖不記其所稱者之姓名而亦樂為元達兄弟道也是為記

看雲聽雨樓記

樂平陳子構二樓於屋室之旁一以看雲焉一以聽雨焉李存聞而謂之曰夫世間之物有形有聲者何限陳子之看聽獨專於雲與雨者何耶且雲之與雨油然而作沛然而下而後吾之所以看之聽之者隨之或玩之而有悅或厭之而遂悲不知方其未始作也未始下也

而吾之所以看之聽之者果何在耶又不知及其既作而滅也既下而霽也招之而不可得望之而無其所而吾向之所以看之聽之者又果何在耶又不知吾之所以儵焉而看儵焉而聽者與其油然而作沛然而下者果有以異乎否耶又不知雲之與雨其形其聲千態萬狀至不可以象類言者亦有意乎人之看聽而然否耶明乎是則雲即我也雨即我也庸詎知夫子之所以看雲者不猶雲之看子耶子之所以聽雨者不猶雨之聽

子耶非看而無所不看非聽而無所不聽則將於二樓之間目之所接耳之所遇足以證此理於無窮者又當不專在乎雲與雨也

心隱堂記

胡君茂卿以心隱名其堂請予記之予曰迹之隱者或為人之徒心之隱者多為已之徒是故文茵華轂有不足為之貴也巖居草食有不足消其馳也茂卿市邑人也堂焉而名之以此其無乃有志於為已也歟然心也

者惡乎而謂之隱惡乎而謂之不隱謂之隱也亦何所置之謂之不隱也亦何從執之初茂卿以通敏得推擇為縣曹余觀夫世之人未有所立而遽從事夫政也充詘乎聲勢之塲汩沒乎貨利之淵其於日用之間亦鮮有不憧憧焉而不知止滔滔焉而不知返者今茂卿則泊乎殆無慕於外脩乎殆無所蘄於人之心也雖謂之無所隱焉蓋不可也然其於斯堂之間隆師友以導子弟惟恐其不為善人時尊俎以洽故舊惟恐不盡其歡

心以巾以帚而未嘗纎塵也或琴或書而未嘗虛几也爐有焚也瓶有折也堂之傍又有一畝之園花木菓蔬必身理之宜鋤而鋤宜鍤而鍤痒而糞之蕘而灌之之心也果謂之有所隱焉亦不可也然則初無隱也亦無不隱也茂卿能於是焉覩之則予雖為君記斯堂也而實未始有所記也

雲錦觀記

上饒龍虎山二十四巖之下有方石焉望之爛然而紋

相傳曰雲錦石漢天師張君嘗鍊丹其下後之學者從而廬焉宋崇寧中得賜額曰雲錦觀已而廢於兵紹興間有周昌臣者始葺於鐵壚原未幾而昌臣死遂以復廢淳熙間都録劉君用光以道術顯於時有撥賜没入田而以食其衆慶元間倪元興病其甲隘遷於楊家塘旁有古井謂能時出五色雲氣似更與雲錦之名宜者然苟合而未完世祖皇帝一天下貴清静之教上清宫道士葉君繼靖住持茲山他日因循觀而南可百步顧

而左臺山右壓湖前為應天諸峯而後則雲錦石也因
喟然嘆曰兹豈非天與神授者耶遂議以改為請於主
教真人而許之大宗師吳公亦親為之按行者德傅君
應辰又助之役為殿堂門廡凡若干楹庖湢庫廄各以
次舉共為工一萬二千有竒嗟夫吾嘗經行兹山間亦
甚愛其廉厲潔削洞穴祕怪而草木蒨潤宜乎慕道高
世之士擇焉而居之殆紛華之境不交於前而塵垢之
事罕及也然兹觀者再廢再興凡五遷而始定其無乃

有冥漠之相為幽勝之尤者耶夫如是則其於制鍊吐納之事將益靜而益專成於已而及於物者必矣葉君字克承儒家子其先古睦州人秀而通茂而有恒大德中嘗從開府大宗師張公於京師璽書授全德純素通玄法師教門髙士紹興路瑞應宫提舉知宫領本路諸宫觀事既又捧表闕下再命提㸃雲錦觀事云至順元年八月十五日書

俟菴集卷十五

俟菴集卷十六

元 李存 撰

序類

贈祝蕃遠序

大學之道不明於世久矣繇士大夫靡然以文藝相許與至有能自持而不流得之於千一者則又謭謭踽踽焉何斯文之不幸也上饒陳先生立大潛心於聖人微言而履踐之未嘗一泥於訓詁蓋二十餘年而人莫之

知也雖其弟子祝蕃輩亦皆卓出於類存欣然慕之將以明年往造其門上承先生之教下取蕃輩之助既而聞有司舉蕃茂才異等宜中其科牒而致之行省去且有日存私心甚惜久則大喜何者江浙之士號多秀敏而又共際於四海統一之時光深弘厚之氣有入於其心修省變化之言易以相感夫然則是蕃暫棄一存於近而得存於遠者有不可以算也是則無所於惜而有大可喜者中否於科未論也

送張仲舉明春秋經歸試太原序

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之選必由於其鄉延祐七年春張仲舉將由錢塘歸就試太原不遠千有餘里以書來徵余言仲舉明於春秋者也春秋聖人是是非非之經也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然昔之傳是經者固或溺於臆說後之號為通是經者亦多託之空言經之不明其來尚矣吾嘗謂使真知春秋者一日而由乎科舉得為政於一州一邑而推是是非非之

義以是非其民則吾見春秋之義明於一州一邑者也又使得序而進立乎朝廷之上而推是是非非之義於吾君吾相之前則吾見春秋之義明於朝廷之上者也亦豈非夫子作經之意哉亦豈非吾君吾相求明經者之心哉亦豈非吾民之望哉亦豈不大可為科舉慶哉茍其志不於此乎在而汲汲焉於窮達利鈍之際則其於春秋是非之義為何如耶仲舉諒直君子也其必審於斯義而非託諸空言者也之行也吾意其鄉之好事者

必相與樂推先焉而有司之明者亦將無所失也

南徐紀行詩藁序

南徐荆揚一都會也濵海門控大江山有金焦丹陽吳會連其東漢沔接其西魚鹽米麥之商往往而集前年里有轉轂於淮者謂存可附致一遊時存教授於家不宜曠然以去且雅不便舟中拘縮以故止然念念未歇也大德十二年淛東西大饑南徐尤甚郡命邑宰汪君稱隱部糧五千餉之君自始發訖家幾百數十日凡慷

慨乎登臨之際欝怫乎事役之餘以至於羽人釋子之所棲息篙工漁夫之所便捷鯨豚之奔播鴈鳧之紛呼濤瀾草樹風帆烟檣以吁以釋者一寓於詩靡遺焉他日以示存蓋百餘篇讀之竟殊歎然有得是吾於南徐也可謂不行而至已矣雖然林岩之士其蔑有貧窶蟄蟄如存者乎庶幾君詩之傳之廣也亦必有得存之得者矣於是乎書

江淮運餉詩卷序

士之不能持深守固一遇利害如髮則倜然爲之動矣若是者烏足尚哉紫陽汪君來簿安仁之一月潤饑移粟於郡郡檄君部之君得檄即行絶大湖浮長江帆檣數千里犯濤瀾之掀播觸鮫鼉之隳突虞於盜賊危於疫癘以常情測之孰不歎其勞苦險遠欝然而不柬者而君之歸也曾無幾微見於顔面方且披翫雲月吟咏性情弔古人之陳迹訪草萊之修士德業無所弛公事無所懈豈非利害素定才智有餘持深而守固者耶他日

為大官臨大事優游容與蓋有未見而信焉者矣好事之君子咸賡歌以美之而屬李存為之序云

贈貴溪縣梁尹序

百司之接於民也者莫州縣官若也州縣官之恒其位正筆而舉錯之者莫尹若也是故宰天下者考績之際宜於尹焉先得其人則一州縣之民安不得其人則一州縣之民不安國朝縣有監有尹有丞有簿六曹之史有典叅理也制則密矣然豈能皆心於為民父母者哉

假有一事焉或雜舉繁例以嘗其明或播誘兩造以撓其正決而行之則議之以為專固而持之則詘之以為私由是而引歲月飾案牘其有能盡達於民情也者幾希梁公天泉來尹信之貴溪縣且六年安仁與貴溪接壤也而公之聲政日聞也果於斷允恊於同寮闢公田不勤於細民進衣冠而尊禮之辨崛强而制抑之其亦必精心披慮人百其身者也今且去也而何君時叔者邑之佳士人也倡為詩歌以惜美之而徵序言於余是

用書所聞焉

贈陳仲達序

余幼多疾一嘗從醫師涉神農黃帝之書下及張陶孫許數十家言欲以稍知疾疢之所由起金石草木寒熱溫涼之所由用既而姻友間意余卒業踵相問或內顧而難之則咨余要祕也一八十媼痰吼上氣脉急出余曰脉當病可作蘇子湯一劑已明日死也一女子脹急不穀余曰此血閉病也法當以乾漆三稜葦治之不可

更醫則孕氣不和證也一女子苦濕瘖脉肥肥溢指余曰不害明日作猪苓湯投之已晡時死也一男子温熱上滿下泄鼻出血余曰在傷寒法此為隂陽離絶不治更醫乃已嗚呼玆事豈易言哉古之人不涉獵以為名不欺僞以取利幽探於五行之運著察於風土之宜然後審别製劑而中若余者志學於儒家者也不専徒兩失之今絶口不言醫邑人陳君仲達緝其家緒而精心焉仲達博采强識皆出於余而又勤勤然不已勤勤焉

不已亦豈有萬一如吾所為而吾猶瀆告之者何也愚者之嘗謬而智者之取鑒也

送朱可方序

朱君可方退然有慕於晉陶處士淵明之風俾朋友之能文辭者咸述之而僕且疑焉蓋嘗聞諸長老前五十年東南士君子之有志於四方者局局然惴惴然不得過大江一步今幸遇明時際天極地無不交車轍馬跡焉而聖天子又憂乎林壑之間有不屑於自進而非常

調所得者復為成周賓興之禮以來之夫如是則士之進者或可以少愧而上之求者亦不為不盡其道矣可方優於學而未始仕也而年又未始老也析經義之精微陳古今之得失非可方所難使一日勉焉旅進於場屋之間有司未必失也然後唯我天子所命陳力就列他日老焉而歸過彭澤舉一觴以告淵明秫田而飲種豆而食薙其蒴而遟其松未晚也雖然僕非有動於勢利而為是言者顧以勤苦而為學遇夫有道之世不安

於獨善其身者當然也

贈吳伯厚貢士序

自名實之辨未而取人之道以微蓋由來久矣入國朝制天下州郡歲舉茂才異等者二人士之稱在兹選者繇郡牒而自達於行省由行省而自達於吏部御史察之國史覆之然後命以九品文學官亦可謂級焉詳焉宜得人焉者也至大二年春吳君伯厚以牒行過别於余責一言以相奮余曰嗟乎天下至廣也歲牒而往者

至不少也亦豈有敏給而文十一如吾子者乎亦豈有
為國家典兹事者不能别吾子於羣羣者乎亦豈有别
而要之徒萬里之來者乎亦豈有成其名償其勤不説
於君子者乎用是卜吾子之行之必偶也遂書以為贈

贈張舉之宣城後序

國家選人之制上焉曰儒吏兼以為儒不律則踈律不
儒則粗然而今之持文墨之長者舉曠放而過情挾刀
筆之能者舉苛深而多害難哉人也余居深山之中雖

未嘗一涉千里之外稍覽天下之俊美而近識李君正卿焉李君江西人有儒者之温良而無其曠放有法家之縝密而無其苛深必欲試吏而取則李君真其人也李君嘗為廣西憲史矣見信於其上見愛於其下再調而尉安仁亦如之李君真可則也孔子曰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今子兼二家之長才而有試吏之志故吾舉李君以為贈則見賢思齊擇善而從之義裕矣尚何他說之有乎

贈張仲舉遊宣城序

君子之於學也上不得名公卿大夫以開之下必取良友朋以發之不然皇皇焉汲汲焉古之人胡為乎爾也徐泳中嘗為余言宣城江東上邦也而憲府之所會也吾客居十有五年其大夫來者無不文墨論議以降接士儒其士子弟之遊從者無不遜順於訓克於有成其主人無不時月禮致問遺以安美哉宣城之風也余懷焉未之能往而張子先之張子中州人有氣義其文辭

慨然慕先秦西漢其詩慕晉魏盛唐勤業之餘頗願從事於當時者也而之行也豈不見接於名大夫不見接於名大夫亦豈不得良子弟從遊哉亦豈不遭賢主人以相處與哉

送寧國李總管序

延祐元年冬制江南東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實土田時李侯某為寧國明年六月省命侯來視饒州之荒乙卯及安仁丁未是為七月之朔侯從邑大夫謁孔子廟

覲士輩之放踈視門廊之汙弊咨嗟久之進諸生而謂之曰學校之所以隆於天下者才夫人而已耳今國家復爾身廩爾食問辨則爾師游息則爾舍新天子又以貢舉吏爾屬爾屬宜少自愼貴已矣若夫膠膠焉於斗升之獲者是走夫賤人之事也非士君子之行也故曰細人也服利君子也服禮禮也者敬而已矣為人子而不敬失其所以為子為人臣而不敬失其所以為臣才也者才之為人子為人臣之義也雖然吾為多言矣亦

蓋有爾侯爾大夫焉於是諸生皆深然而思躍然而喜退而相與為詩以美侯之教而俾某也序其首云

送王既明序

延祐二年秋八月壬辰雲錦山道士王既明奉其師嗣師吴公之命往主夫閩臨水廟神之祠過别於余且徵言焉吾聞自禮樂刑政之微而鬼神之教始著雖若幻若荒若不可度且詰者而善惡之復殆無毫髪舛焉君子明之衆人昧之是故或憑物而言或假寐而通或交

於陰昏之際或震於疾癘之間吾嘗以為上古之世之人日遷善遠罪宜不待夫爾也故我朝歲徧禮名山大川屢增祠官之秩皆所以敬鬼神輔政教也今子將夙興而夜寐贊乎神而接乎人陳其禮幣所以申其誠也肅容儀所以齊其心也通其言毋致其濫從其俗毋徇其荒因其中之有敬也因其中之有懼也導之為孝弟焉導之為忠信焉如是則神之所以臨夫人者有不皆在於驚動禍福之末而人之所以贊夫神者非徒私於

牲牢圭幣之餘者也抑吾又聞臨水女神也閩人相傳其親死於妖憤且報之亦死焉果然則孝心之烈登諸國典而食是邦也不亦宜乎

別汪子盤序

令以鄉試來錢塘適與友人新安汪君子盤會焉相問尊若紉無恙外君以別後所為文示余其辭氣多嚴重簡寡有以知其用心專且勤過於余也余數年來得師於上饒問學之際大抵謂聖賢之業之見於言語文字

者無非明夫人心而學焉者亦必於此乎究余則退然而懼惛然而省厥幾乎求免於雜而牿也而疇昔之知余孰者豈有多如君家父子兄弟者乎尚賢而樂於聞善亦豈有多如君家父子兄弟者乎深願與君共論而舍館適相去遠甚相過又輒不遇既又迫東歸而君徵言至於一再思不可重相負也書以為別

贈浙道士程能靜序

余曩年館於邑之崇真觀有道士劉其者處州松陽縣

人也相與處數月屢言居松陽之卯山山有玄乙堂橘趣菴其所營也請余文焉余意其嗜尚不類於俗為之記其堂與菴且賦其歸今殆六七年每思之隔千里他日有程君能靜來自浙氣甚清問其居則劉之邑里也謂劉近所為事甚悉余喜如得劉也久之亦以贈言為請其再四不異於劉余有以信夫文雅之習多在於浙見於老氏者已如此儒而好學者必不可勝言由是相率而詩之者五人予則序其故並欲以遺夫劉也

汪稱隱安仁詩藁序

至治初元之秋新安汪君稱隱以書抵僕曰吾主若安仁簿時凡賦詩若干首願子序之顧僕也亦何足以序君之詩然意君平生之所更嘗者多矣見於文辭者亦宜不少而獨於此乎徵言其以僕為斯土之人游從之舊有以知其賦物之精切託興之深適歟君嘗由夫安仁調而為杭之錢塘及今則為金陵笎庫錢塘之為邑也土地大民物蕃方伯連率之所近涖百司廨府之所

交集朝徹而莫役星飡而露止筦庫之間則會計之勤稽檢之密變通之利或不周於細微委輸之重有不遑於寢食豈不自念疇昔之在安仁也土無百里民不滿三萬家退食之餘則所與先後而左右者皆縫掖其衣章甫其冠者也興之所到有不自已倏然而成大篇悠然而成短章風雲月露之態於我乎莫遁林壑泉石之勝於我乎無隱亦何暇計其位之卑邑之陋耶但見吾詩之日工且富耳故今兹雖於叢𦂳之餘而猶玩乎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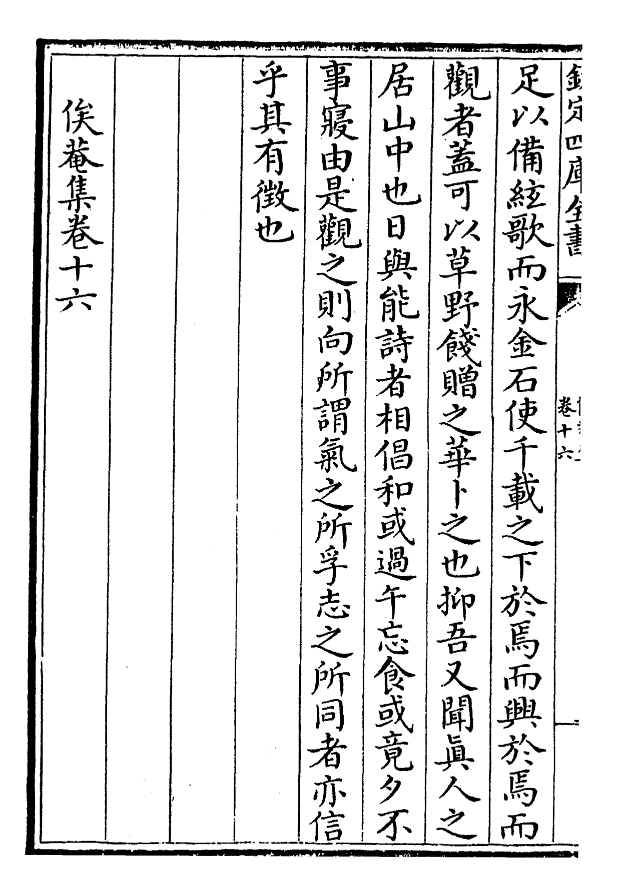
時之辭諉諸朋友以章之者僕於是乎或有以窺君之心也然則古今天下之事無小無大葢誠有難者矣惟君子求所以易其難耳害之熏灼固猶火也而利之汩溺亦猶水也茍能於此而兩忘焉則此心之良直而達之於事君臨民之際感而形之於興觀羣怨之音者皆無邪之義也抑亦奚易而奚難將見君之名位雖益高責任雖益重何適而非安仁詠歌之時而後有以信其進於詩者進於道矣夫至若推國家之治頌神明之德自

宜有大人先生係天下後世之望者為君不一述之於僕也不腆之言乎何有

餞陳又新眞人赴京序

夫人之於行役也有遂焉而以喜有離焉而以憂是皆不得其性情之正者也苟徒具乎觴俎以樂之蓋不若發為聲音以和之然非其氣之所孚志之所同則亦何為而為哉二年冬十月龍虎山中明復眞人陳公以其師之領祠官於京師也而已嘗佐之特往省焉眞人遊

乎方之外者其止其行無喜也憂於何有而吾黨交遊之士與其徒從之秀茂者亦從而為之詩凡若干首俾僕序焉僕聞隨世之音形於草野之間者蓋著於朝廷之上今二三子之作也懋而豐婉而不淫其殆國家禮樂百年之所致歟且眞人之此行也適新天子即位之初必將戔戔其冠鏘鏘其佩而服勞於類望之間酒醴之氣圭璧之光有以達其精明天子錫之公卿大夫禮之亦當有任二雅之音如名康公尹吉甫者美且及焉



足以備絃歌而永金石使千載之下於焉而興於焉而觀者蓋可以草野餞贈之華卜之也抑吾又聞眞人之居山中也日與能詩者相倡和或過午忘食或竟夕不事寢由是觀之則向所謂氣之所孚志之所同者亦信乎其有徵也

侯菴集卷十六

俟菴集卷十七

元　李存　撰

序類

送上饒黄熈序

上饒黄君壽卿教諭吾邑數月其子熈來侍左右將歸凡與之遊者或賦之以寓畏别之情或詩之以結久要之好燦乎其有章鏘乎其成音而俾余為之敘余曰夫中人之情得從其親以宦遊者有不間於位之崇卑勢

之間要往往以娛目騁懷為務至或有嗜利之習淪入骨髓者亦或有徒荒蕩而不知還者雖將以廣其見聞適所以溺其身心如此而可惜者比比而是今熈之留此也從琴師交吟友及其歸也則求言請贈唯恐離羣而索居嗟乎其今日之所養固有可見而他日之所成獨不可得而前知乎

送龔太和隨天師入朝序

皇帝即位之明年詔江南張天師入朝八月丁丑天師

行選其徒之才且藝者賢有德者壯可行者若干人從而番易襲君太和與焉吾聞天師每朝覲時國有大祈禳則命之天師帥其徒為壇而醮焉懸鐘磬陳寶玉立五方旌旗其響應往往如桴鼓又聞其在道路也民有疾癘輒扶老携幼滿其車下甚至壅遏不得前天師則戒左右宿符篆囊而佩之俾一一得所欲而去嗟乎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宜乎大賚於朝而有以及於其人也君今之為是行也吾見其被璽書而列於祠

官也有日矣於是乎書

送章廵檢序

安仁之西壤與臨川接其細民習於輕悍一有水旱輒羣聚相剽刼富家巨室至夜不能枕余皃時有淮人方君某者來為尉凥然長不滿五尺善騎射有膽氣三年所撲滅窮根株不少至今西壤人畏之而一二餘老兵猶能談數十年間庶政理修歲無大饑咸安生樂業而警戍之吏又往往以其暇裕撓民訴訟縱卒旁午雖章

以代去然鮮有全善譽者章君齊賢之來為白塔也律己以廉馭下以莊而白塔政為邑之西壤齊賢居官凡五年如一日今其去也自其鄉之大夫士以至於販夫牧子無不誦其美而懐其安異時使者之行部及有司之吏議皆未始有所譴訶信乎其能官而有譽也歟昔方君之去安仁也年已踰五十吾嘗謂使其人居邊疆得自部一卒已上亦必有以立功後不知其何如每每惜之今齊賢之去白塔也才三十餘耳而輿人之論謂

方也以才章也以德其所以逢時効職雖若有不同然者是皆人所不能忘也故因獲序諸公餞詩之末而並及焉

劉道士煉丹序

余未始讀神仙書葢不通其制煉金石之方今醫家所當用亦十餘品而或雜之以草木臭味其扶陽抑陰救危疑於倉卒之際殆亦仙方之餘而養生之所不可無也然精其事者率多隱於名山大川之間惜不能徧訪

少探討焉冲虛山中道士劉範者頗有志於是嘗語之曰古之君子凡所為者先其義而後其利故義著而利隨之况丹者人之所服食尤不可以苟按本草朱砂生符陵山谷形如箭鏃如芙蓉花者良出他土者率不及其碎末者特糾工取耳又諸石或火煅醋淬擣須千萬杵或水飛研如粉無聲不爾著人腸中能作癰夫丸而售之誰得而辨焉在於不自欺爾不自欺雖欲坐進於道無它岐也况丹之必售乎吾愛範之貌魁然範之氣

藹藹然故其所以望之者有將不止於是焉而已也範字彥基又知讀書葢儒家子云

送薛玄卿入朝序

至順元年秋九月龍虎山薛君玄卿復遊京師其鄉人何素率其友之能詩者若干人咸賦以餞之而俾番易李存為之序存曰君之往來京師也數矣雖萬里若適鄰左然至則有大宗師為之依歸行則有供給之裕而無旅瑣之況也似於人無所改視而易聽者而何以言

為顧君素有能詩聲往在京師時凡公卿之好文辭者必交其歸而居山間也非清流勝士則不與之接然則倡和之樂在彼而離索之憂在茲矣是以懷慕繾綣之辭益有不期然而然者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由是觀之則四海之間千載之下益或有因是而推知其為人者矣吾之序也烏乎辭

復送薛玄卿入京序

世祖皇帝平江南上饒張公以黄老言進得賜號大宗

師出入禁闥者凡四十餘年張公往矣而番易吴公繼之由是其徒之魁竒俊拔者皆彬彬焉往來京師以為常庚午之秋薛君玄卿復行其交遊間無不詠之歌之以為餞何生大易集而成卷嘗俾余叙其端而臨川彭舉復得若干首亦徵言焉余曰君之行亦光矣是何詩之者之多也或有以美其實或有以勉其所未至其得此於人也亦必有道乎雖然吾竊有私焉吾幼而多疾今駸駸乎其老矣學不足見知於人才不足為時用也

曰食米一升酒再觴爾夫豈不知自量者哉顧古之君子亦或有尊德樂義而囂囂然以遊者而吾獨無是心耶吾喪親既已二豎子且長能聚糧治裝斯亦遊矣游必先京師先京師其必以君之師生為東道主下榻之餘借之以一馬導之以一奴望宮闕之偉麗闚明堂辟雝之制而瞻大駕之北巡也其於公卿之間有果能以尊主庇民為已任者吾則求往拜之後來之英有自視不碌碌而能虛心委已者吾亦願與之語然後翺翔乎

灤河之上少栖息乎西山之阿其去也則道東魯禮先聖之遺像訪三家之子孫如是而歸則終焉而已耳然不知吾之行也果何時耶又不知吾能行時君無它役而在京師不耶又不知吾及京師而君無它役其相與之意有不異於今日不耶姑因是叙而要之亦以塞彭子之徵云耳

老老堂銘并序

金谿彭萬里年五十而喪配義不忍再娶顧男女若干

人皆幼於是迎其外姑李氏於家以老因扁其堂曰老老進士朱君元會為之記而請番昜李存銘之銘曰人生伉儷不幸不齊異母異情幾續而睽顧此㖒㖒孰恤長之賴外姑存未及於衰亦豈忍心下坐吾帷朝饑莫寒瘐有所離或哺或縫吾女之兒母見子子足忘其悲子見母母慈而益慈女長而笄男壯而妻薦其甘香羅拜歲時孰謂人老非吾老為休哉彭君裁變而宜

送張平可序

皇帝四年詔天下以科舉取士秋僕與於州縣之貢歸自錢塘訪舟玉山縣適與豫章郡張平可同載而下平可為老子法其眉目江山風雨之色蒼如也携二侍者一奴詰其所從來則由真而揚而潤而常而蘇而秀而杭而嚴而衢而至於此時且半載水陸且數千里僕意平可慕乎玄寂者也亦何故不憚數數爾也頃之平可又謂余郡有開元觀者久廢吾佐吾師徒手起廢逾二十年而宮宇以完今教主大真人更名玉虛因諉吾提

點之吾慮夫無飯吾徒者是役也謁財諸貴富者而田焉僕偶於平可有感也近經上饒道中所見通川橋梁凡五六大者至百楹槩其瓦石椽桷構結黝堊之費動數百萬錢而皆白蓮社中人成之彼白蓮社中人非有公卿貴人之資率多行乞四方亦或伺夫過車馬也者而丐聚焉嗚呼不亦難矣乎哉雖所見本出於求福利者而亦博濟之餘義吾則於彼重有感也大江以南學校之間廪粟之多其名為禮先師修宫牆贍成後學者

也而來董其事者得不狼戾其間至鮮矣固不當責其丐貸有為如白蓮社中人者亦豈敢望其竭心力圖祠事於永久既守且田以安夫後如為老子法之平可者乎嗚呼何其儒者之不競也而往往又畀之弗口以為儒者之業豈於此乎在雖然是豈有聖賢踐修之實特假夫潤論以自解者耳益以蔽其心之不愧於彼也故書此以嘉平可之志亦庶以白夫吾黨之士其或有然吾言者否也

送劉縣尉榮甫序

仕於時者非但無賄之為難而御吏之為尤難苟知無賄已不為狼饕烏攫者之所動搖效甘薦脆者之所蠱惑而不免乎來者之誅求僚友之酬酢妻妾之奉服食之美未有不中道而變焉者也無賄之難不其然乎其或確然有以自立毅然有所不為知食君之禄除民之害而無私焉者義也盡其在已而無祈乎其上脫有不幸出於防閑之所不及者命也如此則曩之所謂難者

又將有不難者存州縣之胥諳練乎民俗之情偽慣嘗乎官長之巧拙自其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者無非欺公罔民之事益其禄不足以仰事俯育名未足以取青拾紫使者之行縣稍有風力而振舉其職者械繫箠楚朝施夕用彼亦何苦而為之故放其良心而不知求者亦其勢然也勢既如此則其念念之間何適而非私彼其所掌者分而官長之務總彼其所資謀者衆而官長之黨寡至又有同僚之暗謬者則託之以為腹心編民之

豪黠者則援之以為黨與御吏之難不其然乎其或明足以燭微而不為其所昏餙通足以合變而不為其所陷弃右吾之誠或有以革其面奮吾之斷或有以折其姦如此則曩之所謂難者亦將有不難者存然能無賄而不能御吏則其政多出於弱而無以及乎物能御吏而不能無賄則其設施多出於術而不可以訓令縣尉劉君滎甫其於無賄御吏兩有所長者與君薄滋味敝冠屨臞然一布衣也出無車馬則杖而徒若未嘗有祿

於時者而其廉稜介厲之氣人不敢干以私他日嘗攝邑事吏胥之猾玩者往往為之屏氣時鹽法甚嚴也而君則稽市肆之貿易而貪者不得以偷便郊郭自寧譏也而君之宵巡未始以寒暑休嘗指其卒徒而謂人曰若屬文股肱操凶器習鬬事雖曰所以弭凶也而不旁緣為凶以殘吾民者幾希一有縱横必痛繩之又嘗親邏境上異時之行者每託焉以即富貴之家弋槩旁午雞狗為之不寧君獨裹糧槖饘莫則求為仙佛者之廬

而棲焉又嘗曰為人之道正而已矣雖正之為義有精有粗而君之所為殆亦出於天性不皆矯激以為名者也上府之聽讒嗾者嘗欲擠之而公論卒不可泯使者之不辨蒼素者嘗欲抑之而微疵終不能以深中嗟乎非無賄不弱而有及於物者乎非御吏不以術而有可訓者乎今聞廣東憲大夫益有知之而檄其入幕者矣御史王公又復列其政績於臺矣去此而加勵其平日之志益廣其化民成俗之方將有及於物而可以訓者

益不細矣吾黨好義之士惡得不樂為文辭以勉之哉

贈李晉仲序

吾聞金陵楊公志行之為人也屹立而不阿其涖官也斬然不可干以私心切慕焉他日得歙人汪君稱隱書謂嘗於京師識公公為記其堂與菴文甚奇而倦書不能寄也其甥李晉仲教授餘干有繕本可試從晉仲索觀之未行會江右道士聶以此從餘干來嘗謁晉仲有其文亟取讀之初不能以句若崖崩岸斷上下千尺而

輕禽捷獸莫之能緣也若飯臭茹草於窮山絶谷之間而肉食者自鄙也若車馬於羊腸九折之途而御轡策彗之嚴斯須不能忘也遂益有以信公之為而以此又謂晉仲亦綽綽有舅氏風由是不但有慕於公而并願識晉仲焉天歷已巳適當賓興之歲七月之朔客有以晉仲將行告者僕曰余固未識晉仲者也而謂之不知晉仲可乎其行已其績文固皆有所自來雖已受命而及物之志政未自歉是行也升之春官而進對於天子

之廷者非晉仲其誰乎而干越之友亦皆褎然以功名望之形於詩歌者成卷僕因得以平昔有慕於楊公而並欲識於晉仲者叙其端云

贈趙舜咨奉母之晉康府史序

上饒趙君舜咨以儒家者流為晉康府史至順癸酉之春會有江右之役便道過家奉其母以行其鄉之交友咸為詩文以寵餞之且有介其徵言於僕者僕曰吾見吏於廣海者多矣往往因其物産之富貨寶之聚而民

俗淳且愿也則從而魚肉之夫魚肉之者負君命而失民望固不待論求其所以樂其身以封殖其子若孫者尤不足論姑以其名稱美者而言則必將曰欲有以娛悅乎親者也夫孝子仁人之於其親不使有一毫憂懼於其心國法至密也人情至險也娛悅於可指可視之間而憂懼於不睹不聞之際娛悅於俄頃而憂懼於無窮娛悅於政刑之所或免而憂懼於鬼神之所不可逃果得為真知愛親者乎今吾子之往役於彼也旦而興

安親而後出也莫而歸安親而後息也是肯以一毫憂懼其心者哉量禄而制用輕煖於身者雖未備甘於口者雖有時心舒愉氣和平也心舒愉氣和平則六淫不能賊也六淫不能賊則雖歷險阻犯瘴癘若不出戶庭然子毋疑吾言方今朝廷清明賢公卿擇士如恐不及自求之福終來之吉葢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送陳德輔之金陵從閔先生序

夫理有所未燭而過有所未知苟非上智其誰能免不

然犯霜露起險阻躬樵爨甘虀鹽古之人亦胡爲乎然哉益其信之也不篤則其求之也不勤其求之也不勤則其得之也不實疇昔之歲覃懷閔君來遊吾大江之東而上饒陳氏最先客之其爲教也凡進退揖讓之間奔走使令之際茍有差忒毋或假借其講說經史條貫悉備若經之有綱若穡之有秋與之處鄙背之氣將洒洒然而自消既而移家襲慶而陪講於郡庠吾不見且十年矣至順癸酉六月某日陳氏之子輔不遠二千里

往求焉以卒其業夫師之賢善教者固未易得而子弟之勤且勇不足於己能不難於未聞不膠膠於故常之習不屑屑於囊橐之費為尤未易得吾用是有以知輔之此行也必將有所成矣況金陵為公卿大夫之林茍有餘力更能求其仁者賢者而善事之則輔進也又將有不止於吾所期焉而已也

贈章德輔遊京師序

余往來貴溪上葢二十餘年溪之南有山特起多怪石

佳樹為弦誦之堂為冠褐之棲余皆纍纍遊焉獨其山之旣曰五面石者未之見也相傳為唐吳緬讀書之所訛而云然意其間必更奇他日果聞為兩石相倚若破而不合仰視其光細而且長人號曰一線天其下閴而深呀然而有容余欲遊之而未果旣聞龍虎山中道士章君築宮其間宮成命其猶子德輔主之余於德輔有同舍之好葢謙靜厚和君子人也亦屢欲招余遊往往以物役孤其意然未始忘也方將以明年春援琴挾册

其間以有德輔為之東道主也㹅盤石涉清流雖累月經年宜未吾厭忽一日德輔過我謂將為京師遊且徵言焉余笑曰吾方倚子為東道主以少息嘐嘐擾擾焉者子其知之而姑為此以拒我耶殆不知而出於偶然也人之於其行止也有不可以意焉如此哉今吾子之於是役也一以觀京師之壯麗次以習宗壇之威儀問辨於縉紳之林而翺翔乎鄒魯之郊聞見者宜日廣而更嘗者宜日多也其毋以我為意吾且為廬阜或武夷

行也

逢遇録序

士君子所逢遇之不齊而或不足以汨其心移其志者古今天下蓋所同也横槊而賦詩乃在於遇敵制勝之際而掛經於牛角則又出於勞筋苦骨之餘上饒翁君以儒家者流而嘗從事於律積歲月可以典州縣之紫牘顧乃暫寓馬於征商之官以其休息取古今雜著有足以快其心者而類次之久而成帙自題之曰逢遇録

他日寄以示余余曰甚哉君志之不移而君心之不汨也夫以征商之任曉曉乎接於耳者無非物價之低昂紛紛乎交於目者無非商賈之往來窮日之力銖銖然取之於民周月之間則又挈挈然輸之於府田禄之制不及而資格之限甚嚴其所以取給於朝夕者私其贏焉而已耳吾嘗以為雖甚賢者而處此亦不免有以昏其氣而怠其守而君則獨不然且今所集之書無慮數十家亦無慮數千百言取其所可取先之事實以厚其

本次之翰墨以發其文旁之方外以暢其達終之諧謔以破其拘然則君之所以為人者其庸不可知乎方今名藩大府之間公卿之賢者多矣而君亦豈久於征商者哉必將有禮而致之幕下者他日而進是編也夫豈無一言足以動其心而及於物由是觀之則是編之有庶乎其不徒矣

俟菴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俟菴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熊夢祖

俟菴集卷十八

元 李存 撰

序類

贈鄧深秀地理序

安仁之東南有山蒼蒼然在百數十里外者臨川之雲林也每聞其間特起而為峰者凡三十六峰之巔汎然而為龍湫者亦數四清泉懸流下注良田數萬畝歲大旱不飢而自昔多鄧氏居之而鄧氏之貴且顯者文且

藝者前後葢相望也余生晚不能皆親薫而炙之今曰叔儀曰汝勵曰季文曰謙伯咸好學而多材而嘗辱友余元統甲戌之秋則又得深秀焉其氣廉以和其神清以長問其所成名則曰吾素嗜陰陽家言也余曰子之藝其必精乎近世之業此者或負販之流子既有詩書世澤之遠以為之本而又有里居林泉之勝以助之養泊乎其中而蔚乎其外者非偶然也抑吾又聞雲林之山東連閩西接贛數百年來以陰陽名世者不出於閩

則出於贛今其徒交迹於東南數十郡間而吾子之居適當其中歲過而月會之朝漸而暮磨之則其於斯術詳而不茍也審矣而余又樂於數夫鄧氏之多材且賢者而及交之也於是乎書

送曾伯明遊廬山序

至順癸酉之秋里人曾杲請曰杲也有千里之役將以涉匡廬浮漢淮竊聞古之相交友者其出處也必有言以為贈是役也不無望於執事者存嘆曰人之生也果

可以不遊乎哉栖栖乎庭戶之中而恤恤乎壠斷之間其能自拔而不至於溺焉者幾希然有其志而無其時吾不得而遊也有其時而無其資亦不得而遊也有其資而或不能不憂乎其後亦不得而遊也今子之年方壯也子之居有清溪脩竹之勝環以壤土勤力其間無饑寒之憂子之親光潤之氣浮於眉頰子之兄弟皆足以力門戶子之子姪皆能以親師友若子者可謂有其志有其時無所慮乎其資而憂乎其後者矣子而不遊

其將誰遊然則登車而攬轡蒼蒼乎吾之左右者孰非拔地之崖谷觧舟而掛席浩浩乎吾之先後者孰非浮天之波瀾耳目溢乎竒偉胸次無所滓穢則超然之思廓然之氣誰得而禦之它日之歸吾將有所騐也

贈于子中入京序

元統甲戌之秋于生子中來曰中非有他材能者不自意將為京師之役先生不可以無語我應之曰吾山澤之槁也何以語子子既不肯自汨没於草萊之間亦可

謂有其志矣有其志葢必有其用也吾聞之少年俊往之氣離其嚴父兄而外者所當敬其身慎其言而已耳敬其身毋遊毋酤于酒遊斯荒酤斯疾慎其言毋妄毋佞妄斯憎佞斯辱矣方今取人之塗甚多子茍信吾言則將自有知子而揚子者矣子勉之

送張玉良入京陳言序

元統二年歲次甲戌十月邑人張玉良來曰僕也雖生長草澤然稍涉經史不肯自碌碌昧昧故凡政治之得

失未嘗不闗於心苟有所自信輒識諸櫝今將陳之闕下卿之先輩或辨義利以教我或指昔人之迂且狂者以戒我吾子獨將安贈余曰新天子明聖三公九卿百執事多賢也子所言者雖不敢請然吾聞振衣則有領揭網則有綱不得其領則顛倒而不序不得其綱則紊亂而不張是故志其大毋截截於其細求其本毋究究於其末以百執事之所宜為者而告之三公九卿則瀆矣以三公九卿之所宜為者而聞之天子庸非瀆乎是

故膠於古而不通則腐趣於時而不任則偷方今朝廷采言者如恐不及亦豈有言之當而弗采乎亦豈有采之而弗行乎亦豈有行其言而弗顯其身者乎吾用是有以卜子之行之不徒也

送道士劉彦基入京序

余兒時見冲虛山中道士胡君可善年八十餘兩臉常如渥丹邑有醮祭必可善主之登壇揚言涵涵如撞鐘間披氅衣曳竹㩻遊廊廡間可畫也其下為張君毅可

亦氣貌恢然實能嚴事胡張之下有陳仲達者涉經史
又博通醫經識藥物療疾病良已年與余相若也而交
最深每相過輒竟日窮宵清言有不知世累之自遠也
胡與張相先後以老死仲達克世其業猶二君存時又
其下為陳則虛尫然若不勝衣雖生長闤闠而諄諄惴
惴猶深山窮谷人則虛之下乃又得劉範焉範皙澤而
長身趣向亦甚不卑亡何而仲達早世思見之不可得
見則虛如見吾仲達焉既而玄敎大宗師吳公置之幕

下留京師且十年欲時見亦不可得茍見範又如見則虛也它日範忽來告曰範將省吾師於京師余歎曰世固有親父母昆弟過毛粟利害得失輒白眼反唇相視猶途之人甚者如怨家仇敵者何也無它重利而輕義也今子不遠乎萬里不憂乎歲晏聚餱糧犯氷雪凋零於羈旅之際蕩兀乎舟車之中汲汲焉遑遑焉唯師之求可不謂加於人一等乎與之厚者咸賦詩焉余得以推其好修尚義之所由來而又私不足於其往而朝夕

無與遊且言也遂書諸卷端云

藍田八詠詩序

藍田八境者閩道士則齊宋君之所名也君嘗創觀於長樂縣之勝地而居之而得額曰真元凡觀之前後衍沃而為田者曰藍田有橋焉曰藍橋因舊名也相傳古有藍氏主之又謂向居是者嘗種藍以染橋之南有仙人峯以其羣山畀邪牽放而此獨超然若仙者之於世俗也又南有紫微峯以是花多產其上也益南有青牛

嶺東二里許有雙髻石皆似而名也然謂之青牛者以老子嘗乘度關美名之安得如老子者復來斯世乎北有從龍嶺雲氣之所自出天苟欲雨則蓊蓊然歲旱土人於是焉卜雨也又北而南為還源洞流之所自出也是八者皆宋君之所遊息而吾黨之士或詩之或賦之鏘然而金石奏爛然而錦繡敷而未已也夫宋君學仙者也顧乃眷眷然於鄉井釣遊之舊何耶然吾聞仙者之於境也葢寓焉而無所累焉耳苟遇焉而無所累焉

則必將乗飛雲馭長風而遊乎八極之表而何以藍田之境為於斯時也其視吾黨之所云云者又直夫塵垢粃糠而已矣作藍田八詠詩序

和吳宗師灤京寄詩序

元統二年夏玄教大宗師吳公從駕上都嘆帝業之弘大覩朝儀之光華賦詩二章他日手書以寄其鄉人李某且曰苟士友之過從者宜出之與共歌詠太平也於是聞而來觀者相繼傳錄於四方者尤衆咸以為是作

也和而莊豊而安婉而不曲陳而不肆其正始之遺音乎夫大宗師以出塵之姿絶俗之氣主朝廷祠祭之事猶不肯以終食之頃少忘於弦歌之間昔王季之始基也柞棫斯拔宣王之復古也牛羊為羣此其細事耳而詩人且雅之頌之仲尼亦存而不删今國家之大際乎天而極乎地開經筵以崇聖學設科舉以興俊髦向之馳馬而試劒者皆彬彬然文學之士矣矧廣堂之上百執事之中如名康公尹吉甫者亦豈少耶大享之雅清

廟之頌宜其十倍於古矣於是相與鼓舞而賡載者凡幾人雖不足以希望盛製抑亦和氣之所形於草萊巖穴者然也遂書諸卷首

贈上官叔升遊京序

上官岊來曰岊將有京師之役不得朝夕見願賜一言以自警者余曰吾年運既往而業不加修而何以語子雖然吾嘗聞之師矣君子之於自厲也莫大於先静其心心静則視聽言動皆得其正矣曰然則心無體吾不

得而執也心無臭吾不得而聞也果惡乎而靜曰寡欲而已耳曰紛紛然接於吾之目者皆可欲也浩浩然入於吾之耳者又皆可欲也亦惡乎而寡曰至聽無聽至視無視非為之為全神守氣由是而國有忠臣由是而家有孝子百祥具集諸福畢至內馳外滯徒以汩吾智而終吾世是謂天德之棄岊再拜曰謹受教矣遂書以為別

贈何謙光遊京序

何君大方之子曰柄字謙光言曰柄將舟經乎廬阜之陽浮長淮絕黃河遊鄒魯陳蔡之墟而因以達夫京師吾子柄父之執友也其何辭以贈我余曰吾賤者未嘗習進取之方吾杜門未嘗更途旅之事其將何以告子雖然子之名字固有取於謙卦之義吾更為子申之若何夫柄也者所執者也謙光也者能執夫謙下而道自光明者也天地之道謙也鬼神之道謙也人而不謙天地鬼神舉惡之矣天地鬼神舉惡之矣而世或猶有不

謙者何哉見我而不見人也何以謂之見我而不見人也吾苟有一善焉其心曰我善是人必不善是苟有一知焉曰我知是人必不知是我長而人短也我大而人小也我多而人寡也夫如是則其聲音笑貌初不期於不謙而自不謙矣是故古之君子有聞言而輒拜者有克己以為仁者今而翁以是名子而師以是字子其愛子也深其望子也至而子則又能亹亹焉親師取友而不倦州閭鄉黨之善士而猶以為未足也將求之京師

之會四方之廣守焉而弗失行焉而益著亦可謂尚志不自陸沉者矣在書亦曰謙受益它日之歸吾將改目而視子之容易耳而聽子之辭富貴利達盖有不足言者矣

送劉則誠學錄序

余與覃懷閔君仲魯皆學於上饒陳先生之門先生歿去家維揚踰二十年不相見其神清以夷其質方以正其談經率詳明敷暢使人深聽而鄙吝消余雖思之而

駸駸乎老憊不能具舟命駕多見其不如古之知己者它日餘干劉則誠來吾山中頎言家有别墅維揚得與閔先生遊者再歲仲曾素風儀整然而則誠進退之禮殊有師法嘗見薦於淮東憲使得録高郵儒學之官且有日州里婚交賦詩以餞而予序其端因告之曰吾子方以弱冠之年而得官於庠序之間上有博士以主其教下有賓序以似其勞應酬之所鮮及會計之所不聞當夙興夜寐資諸人之善而求諸己名之與業胥進而

胥長其將有不可界限者也大江之舟先維揚而後髙郵必當拜師門而行試以吾言質之何如也至正丙戌九月日作

送程用和序

至元四年冬十有一月餘干程君用和將遊于京師李存聞而告之曰人之言曰漁必在淵獵必在藪是故志於當世者不老於丘壑之間勤於五穀者不出於隴畒之外然則皦明非自言也則國卿安得下堂而執其手

甯戚苟不扣角而歌則終于下里飯牛人矣是故信其有以自達也不必嫌於自前也況吾子敏而周通而不隨其必有所遇合於是行也乎因系之詩曰

秋風起兮山葉黄歲且晏兮浩氷霜子何為兮戒車航攜束書兮遊帝鄉負修能兮遇明良時不可失兮雖古人其猶皇皇安得結佩兮相翺翔髮種種兮徒自傷

送于仲元入京敘

信矣問學之無窮也然吾聞得其正而無窮焉則愈造

而愈深失其正無窮焉則愈騖而愈遠吾嘗刻意於文辭詩歌竊自謂苟得彷彿乎漢晉唐宋諸子者斯可矣及獲師友之講明遂朝夕之循習而後知古之人業莫大於盡心而知性盡心而知性而後通於天地萬物之情通於天地萬物之情則言語之際有不求於文而文者矣方将顧於有為而未能而人則嵂嵂以為非好尚不同何足怪也嗜屠博者不近於正冠納履之流喜優獵者自遠於負耒荷鉏之輩勢則然爾昔有五人同席

而酒者其一人甚不嗜也問之故則曰吾憂夫渾神殺氣而事不治也又慮夫漸胃漬鬲而疾也又恐夫儌儌幡幡而人失所瞻視也四人者初相與貌笑之久則慍生焉又久則黜之甚若雠他日酒惟恐斯人之在嗟乎求是非於世俗之下亦奚以異於此生徒于有興雖迹于老氏之門而毅然不以為非事物之來苟有一毫攖乎其心拂乎其氣則必相與洗濯剥落以求庶乎正焉而未已者又將往侍其師而為京師之役數千里之間

風氣之殊山川之阻已有以異於平居几席之安而增益其所不能者多矣矧夫今天下為一土宇之大生息之蕃開古以來未之有而士君子生斯時者禮樂敎化之所及宜皆寛通偉博磊落俊拔者也且京師人物之都會而有興之大宗師張公則歷事四朝恩遇不替而有加其嗣師吳公則隆厚於親而尊顯之又推以及於戚姻鄉黨朋友亦無不周且悉焉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二公之謂歟今有興

之行內取則於其師外取友於天下所以陶成其美者備矣他日歸動乎容貌發乎聲音吾將明目而視傾耳而聽之焉若夫圖私便而尚紛華則決非好古者之所為又奚必煩言而瀆告之也

送楊霆發序

五嶽四瀆山川精氣之所萃也而衡岳獨鎮大江之南去海為最近國朝以來益嚴其祀而崇其神未嘗有巨浸赤地千里之憂且山之中半為浮屠老氏之棲者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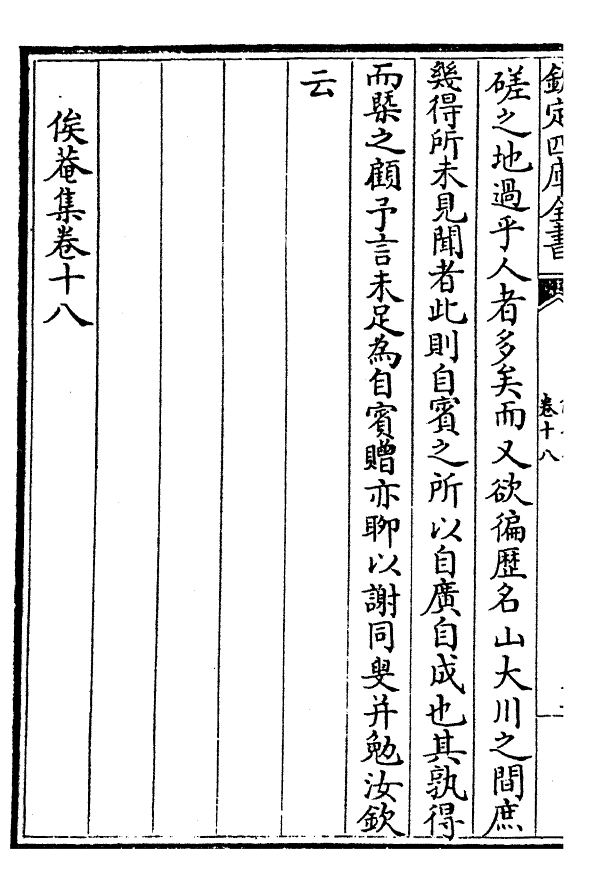
一而所謂壽寧宫者境愈勝制愈宏實岳神之所安也朝廷歲時祈報之使往往而踵至是故居遊於其間者率魁竒焉至元丙子之歲臨川道士楊君霆發以素有道術一再為邦君禱雨輒應由是捧其主教大宗師之檄知本宫事將行其弟子楊當請凡郡之名能文辭者咸詩焉當嘗從余遊而徵序言於余也余聞古方外之士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楊君豈亦慕而為之者歟禱祈之效固出於邦君之誠亦其精神之所感也

今則又與於衡岳祠官之次雲霧之所蒸潤風雷之所通暢變化在於俄頃影響見於眉睫欲晹而晹欲雨而雨則其及於物者不更廣且易乎若徒曰會計出入於簿書之間如俗有司之為者則末矣楊君未必然也

送張自賔序

余與宗人同叟幼相狎也稍長同叟著道士服龍虎山中不相見者動十四五年同叟得清靜之境其文學亹亹焉以進而予則徒汩没塵埃以老每用愧於同叟也

他日以書來數其友張自賓之賢且將遠遊頗有意余文之未幾陳汝欽亦其山中人來卧疾余俟菴自賓一再有書問之竊觀多責善之辭汝欽因謂自賓家在江之右父年八十而康強書無所不讀自賓之居山中也每得其家帖未嘗無規勉之言余益信自賓之賢益信自賓之賢蓋有由來宜乎同叟汝欽之與之也夫龍虎多賢德多材藝後來秀懋問學而考業裕乎其有人哉而自賓又得家君之嚴有栖息之安有遊覽之勝有切



磋之地過乎人者多矣而又欲徧歷名山大川之間庶幾得所未見聞者此則自賓之所以自廣自成也其孰得而槩之顧予言未足為自賓贈亦聊以謝同輿并勉汝欽云

俟菴集卷十八